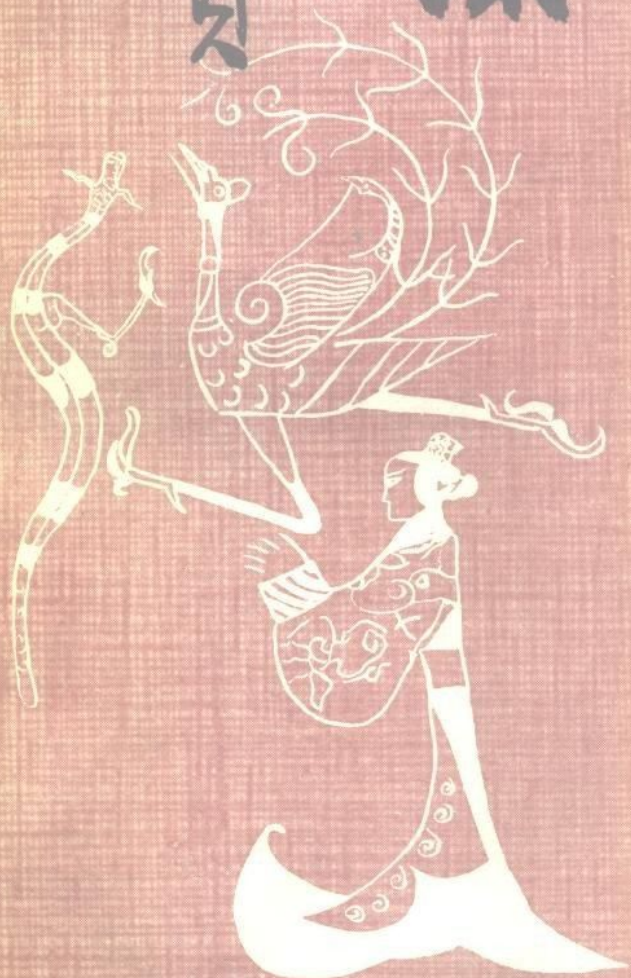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畫家叢書

貫休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中国画家丛书

贯休

范志民编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## 贯 休

范志民编

责任编辑：邓 明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 附图 16 页 字数 30,000

198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9,300

统一书号：8081·12566 定价：0.40 元

## 目 次

一 生平.....	1
(一) 七岁出家.....	1
(二) 杭州碰壁.....	3
(三) 荆南被逐.....	5
(四) 益州礼遇.....	6
二 艺术.....	13
(一) 诗.....	13
(二) 书.....	25
(三) 画.....	28
三 结语.....	46

## 一 生 平

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战乱时期，自公元九〇七年至九七九年北汉亡国止，他们互相争夺了七十余年，最后为宋统一。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灾难，但是，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因素，或由于偏安，或由于作家的流动，或由于统治者的奖掖，它却也促进了文化上的某种发展。就拿艺术上说，这一时期有几个地区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艺术家，在血沃的大地上，开出了几朵鲜花，放出异彩，吐出异香，装点了这个时代。我们翻一下画史，不难发现，五代时期，在中原、江南、成都一带，就都产生过著名的画家，山水方面有荆浩、关同等；人物方面有曹仲元、王齐翰、周文矩、高太冲等；花鸟方面有徐熙、黄筌等。贯休也是划归五代的著名画家，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、书法家。虽然，他的大半生是生活在唐末，而当唐亡五年之后，他就入寂于异乡了。下面对他的一生活动作个简要的介绍。

### （一） 七岁出家

贯休的生卒年，从各种传记提供的资料，知道他生于唐文宗(李昂)大和六年(八三二)，死于五代前蜀永平二年(九一二)。《释氏疑年录》指出，《释氏通鉴》作后唐同光三年卒(九二五)，《宗统编年》作后梁乾化四年(九一四)卒，《四库提要别集四》作前蜀乾德五年(癸未九二三)卒，这些说法都不准确。应当以贯休弟子昙域在《禅月集·后序》中说的“壬申岁十二月……掩然而

息”为依据，壬申即前蜀永平二年，享年八十一岁。

他生于浙江婺州(今金华)兰溪县登高里。俗姓姜氏，名贯休，字德隐。据他的门人县域说，贯休“家传儒业，代继簪裾”(《禅月集·后序》)，这么说，他是出生在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家了。但从他的《经弟妹坟》一诗中看，似乎在他父亲一辈，家业已经破落，诗云：

泪不曾垂此日垂，山前弟妹冢离离。

年长于吾未得力，家贫抛尔去多时。

鸿冲□□霜中断，蕙杂黄蒿冢上衰。

恩爱苦情抛未得，不堪回首步迟迟。

诗中充满了同胞的真挚深情，面对荒冢，回忆往事，人鬼异域，自不免鼻酸泪落，一步一回首，迟迟不忍离去。

他为什么出家，各书都未写明，只说他是七岁出家，而当时父母仍在世。《宋高僧传》说：“七岁，父母雅爱之，投本县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。”吴融说他“幼得苦空理，落发于东阳金华山”(《禅月集·序》)。婺州，古称东阳郡，或称金华府，可知贯休出家的地点就在自己的家乡。由于他天资颖悟，领会力强，记忆力也好，能够日诵《法华经》(即妙法莲花经，鼓吹人人皆能成佛)一千字，而且过目不忘。几个月之内，就把一部《法华经》念完了。县域提到自己的老师这段时期的情况时说，“先师为童子时，与邻院童子，法号处默，偕十余岁，同时发心念经，每于精修之暇，更相唱和，至十五六岁，诗名益著，远近皆闻”(后序)。处默后来也成了唐末方外诗僧，名虽亚于贯休，也算得上是乔松于灌莽，野鹤于鸡群者。《全唐诗话》引了他几首诗，其《织妇》云：“蓬鬓蓬门积恨多，夜阑灯下不停梭，成缣犹自陪钱纳，未直青楼一曲歌。”这简直是一纸代笔的控诉书！处默的

这种人道主义思想，与贯休一脉相承，他们对劳动大众总是寄予无限的同情，而对那些不事生业，专搞豪侈的行尸走肉之流，总是无情鞭笞。这两位聪明的小沙弥与诗友，后来建立起深厚的情谊，当他们年纪渐大，又值天下丧乱，兵革相寻，不得不分手而作鸟散各投林时，处默向贯休告别说：“吾师抱不羁之才，怀自然之道，时不我与，成无伤哉。分袂无血泪，望处空阑干。”处默后来隐居庐山，而贯休西行入蜀，两人再未见面。

及至贯休二十岁的时候，“受具足戒”，即作为一个沙弥必修的各种戒律结业了，他到了江西的洪州（今南昌）开源寺听《法华经》。几年之后，他自己也开始登坛讲授经义了。不仅讲《法华经》，还兼讲《起信论》（即大乘起信论，为使起正信，说大乘之极理者，今佚）。昙域说，他这些年“可谓三冬涉学，百舍求师，寻妙旨于未传，起微言于将绝”。由于他的勤学苦练，对佛学教义有了深刻的体会，到处亲敷法座，影响所及，江浙仕庶，无不欣风。

## （二）杭州碰壁

约在唐昭宗时（八八九—九〇四），贯休已经六十多岁了，他来到杭州，居住在灵隐寺，这时候正遇上钱鏐于乾宁三年（八九六）击败董昌，占有两浙十三州之地。开平元年，梁太祖（朱温）即位，封钱鏐为吴越王。自然，当地豪绅仕庶都要为他称贺，歌功颂德一番。贯休，作为一位知名的禅师，理应投诗谒见。他写了一首题为《献钱尚父》的诗，全文如下：

贵逼身来不自由，龙骧凤翥势难收。

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十四州。

鼓角揭天嘉气冷，风涛动地海山秋。

东南永作金天柱，谁羨当时万户侯。

钱镠见诗，果然大喜，只不过这时候他的头脑正在发热，胃口也正在膨胀，十四州的地盘还嫌不足，大有囊括四海之志，所以就派人去见贯休，嘱咐说：“你就向这个老和尚说，要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方可相见。”这倒是难题了，献诗是自愿的，哪有强制改诗的道理？贯休天生的一个急性子脾气，也许还有点清高吧，他断然拒绝说：“州亦难添，诗亦难改，闲云野鹤，何天不可飞耶？（《唐才子传》）”当天就收拾衣钵，拂袖而别了。

事情未必这么简单，唐末天下大乱，黄巢农民起义军扫荡了整个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，可说地无宁所，居无宁日，杭州也不太平，而且钱镠这个人的底细，贯休是一清二楚的。钱镠奢侈之心太重，《五代史补》说：“钱镠封吴越国王后，大兴府署，版筑斤斧之声，昼夜不绝，士卒怨嗟。”当时，有人在深更半夜里偷偷用白石灰在门上写了诉苦诗：“没了期，侵早起，修城才了又开池。”揭露钱镠穷侈极欲、大兴土木、劳民伤财的罪行。狡猾的钱镠为了弭谤，也叫书吏偷偷在那门侧上写上“没了期，春衣才罢又冬衣”。迷信的人以为是神辅，再不敢发牢骚了。《五代史》记载：“自镠世常重敛其民，以事奢僭，下至鸡鱼卵彘，必家至而日取。”《后山谈丛》有一条说：“吴越钱氏，人成丁，岁赋三百六十，谓之身钱，民有至老死不冠者。”这些简要的描写，岂不活活刻划出钱镠的一副凶狠相吗？当他衣锦还乡时，竟将自己的故居、山林，皆覆以织锦，称为“锦衣城”，号其幼时所戏耍的大树曰“衣锦将军”，他还模仿刘邦还乡宴故老时作的《大风歌》，也作了一首《还乡歌》自吹自擂，说什么“三节还乡兮挂锦衣，父老远来相追随，斗牛无孛无欺，吴越一王驷马归”。还有一点，钱镠这个人嗜血成性，动辄杀人，有个著名的诗人叫章



鲁风，曾为召他司笔札不就，即被执而杀之。又有个叫吴仁璧的不愿入幕府，结果也被沉入江中淹死。还有，钱鏐一天白日午睡，一童子正烧开水，汤沸于炉，怕惊醒了这个土霸王，就用冷水浇灌止沸，使无声，不料钱鏐醒来看见了，怒曰，“是能窥我心事”，遂杀之（《七修类稿》）。贯休正是对这样一个出身“无赖，不喜事生业，以贩盐为盗”的新霸主抱有警惕心，当然不会死心塌地去投靠他。

另外一个原因，可由贯休的诗得到明确解释，他在《陈情献蜀皇帝》一诗中曾提到，“河北江东处处灾，唯闻全蜀勿尘埃”，这是说，作为一名出家人，他要找个安身立命之所，免得东逃西躲，身心两不宁静。所以对钱鏐的改诗碰壁，原是为了避祸求福，可以理解。

《七修类稿》卷三十四《禅月大师》条中说，贯休离开杭州之后，曾到富春申屠山大雄寺之南，结茅栖息了一个时候，从贯休的六七首“避寇诗”，可知他之所以离开浙江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也是为了躲避黄巢起义军的扫荡。只不过看不出他对农民军的诬蔑罢了。

### （三）荆南被逐

贯休一气离开杭州，策杖锡而西行，大约经过江西、湖南的一些地方，然后辗转来到荆州（今湖北江陵）。荆州本是入川的必经之地和当时南北商业的枢纽，当时为荆南节度使成汭的辖地。成汭“少年无行，使酒杀人，亡为浮屠”，他惧为吏所捕，就改姓匿名，及为荆南节度使，曾命郑准作《归姓表》乞归本姓（《五代史补》有《郑准作归姓表》）。这些事实，对成汭其人，总也多少说明问题。贯休是一个“风骚之外，尤精笔札”，“江浙仕

庶，无不欣风”的高僧，到了荆南，成汭不会不知道，会面时，竟然雅兴大发，一定向贯休请教书法，谁知贯休却并不很恭顺，摆起架子说什么“此事须登坛可授，安得草草而言！”堂堂藩镇长官岂能忍受这般顶撞，一怒之下，干脆把贯休递入黔中去了。此其一说，而《五代史补·僧贯休入蜀》条中却说贯休“有逸才，长于诗歌，尝游荆南，时成汭为荆南节度使，生日，有献诗歌颂德者，仅百余人，而贯休在焉。汭不能亲览，命幕吏郑准定其高下，准害其能，辄以贯休为第三。贯休怒曰：藻鉴如此，其可久乎，遂入蜀”。《十国春秋》则说，贯休在被成汭递入黔中以后，“久之，再至荆南，高氏馆之龙兴寺，感时政作《酷吏词》被疏远，郁悒中题砚子曰：入匣始身安。”人以为这里的“匣”者即指蜀，所以他才去成都。这一说法似与史实不符，高季兴掌权是在公元九二四至九四七之间，而贯休早在九一二年就去世了。不过从题砚子的一句话里，倒找到了贯休一心入蜀的机关。一方砚台，放在木匣子中就保险多了，贯休把四川看成了保险箱。

被逐也罢，气跑也罢，入匣也罢，总之，他在荆南没有呆下去。其实他的离开杭州和离开荆南，原因是一个，也可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，他的入蜀是既定目标，去找个清净境界，两耳不闻干戈之声的世外桃源，递入黔中恰好前进了一步。贯休此时作了一首《病鹤诗》以见志。其诗云：“见说气清邪不入，不知尔病自何来？”鹤向来以仙鸟视之，高映楚天，一尘不染，什么风、湿、寒、热的邪气是不会侵入肌肤的，怎么也生起病来了呢？

#### （四）益州礼遇

贯休既被成汭递入黔中，看来是身不由己了，不过从《益州序文》中及贯休的诗集中，还找不到他入黔的足迹。且看《益州提

到贯休自己的一段回顾：“吾闻岷峨异境，山水幽奇，四海骚然，一方无事，遂乃过洞庭、趋渚宫（荆南）、历白帝，旋闻大蜀开基创业，奋有坤维，叹曰：不有君子，宁有国乎。遂达大国。”对贯休的活动，恐怕谁也没有他的弟子知道的更清楚，县域说的应该是最可靠的。贯休经过三峡，逆流而上，直抵益州（成都）。诗集中有《三峡闻猿》，可以佐证：“历历数声猿，寥寥渡白烟。应栖多月树，况是下霜天。万里客危坐，千山境悄然。更深仍不住，使我欲移船。”

他是哪一年入蜀的？《益州名画录》说是“天复年入蜀”。天复是唐昭宗年号（九〇一一—九〇四），王建在成都称帝是九〇七年，国号蜀，这一年蜀仍以天复作年号，所谓天复年入蜀，就难确指了。可是《禅月集·后序》中有几句话很值得推敲，说禅月大师入蜀“十年以来，迥承天眷（得到皇上的照顾）”，从贯休死的那年（九一二）上推十年，岂不就算出他入蜀的时间了吗？我们可以认为贯休是在九〇三年（天复三年）入蜀的。

贯休在杭州、荆南两地都得罪了霸主，诗不投机，扫兴而去，七十多岁的年纪了，拄禅杖，携衣钵，老态龙钟地跋山涉水，步行千里而登岷峨，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和过人的毅力是难以办到的。前面说过，在群雄割据、藩镇跋扈、天下之衅、鸱张蟠结的五代十国混乱形势下，由于统治者“奢侈日甚，赋敛愈急，关东连年水旱，百姓浮殍，无所控诉，相聚为盗，所在蜂起”（《史纲评要》）。首先是王仙芝起于长垣，继而黄巢应于冤句，数月之间，众至数万。八七六年黄巢攻下长安，自称大齐皇帝。此后唐王朝可说是已经名存实亡了。九〇三年（天复三年）即贯休入蜀的那一年，唐昭宗被朱全忠强迫迁都洛阳，“车驾发长安，全忠令张廷范毁长安宫

室、百司及民间庐舍，士民号哭满路，骂曰：‘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，使我曹流离至此。’上至华州，民夹道呼万岁，上泣曰：‘勿呼万岁，朕不复为汝主矣。’”（《史纲评要》）这是一场多么动人的历史悲剧！贯休就是在这种山河破碎、离乡背井的辛酸滋味下告别杭州、渚宫而一心想西入天府之国，寻找他的西方净土的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找个安乐窝。

贯休到了成都，给王建的见面礼，自然还是歌功颂德诗，这是合于他的身分的。先看他的《陈情献蜀皇帝》云：

河北江东处处灾，唯闻全蜀勿尘埃。

一瓶一钵垂垂老，万水千山得得来。

秦苑幽栖多胜景，巴歛陈贡媿非才。

自慙林藪龙钟者，亦得亲登郭隗台。

贯休自比战国时的郭隗，燕昭王欲报齐仇，以招徕人才事向他问计，郭隗说过请先自隗始的话。贯休也算是毛遂自荐吧，我献的巴歌虽不怎么好，今陈上蜀主，如果不弃，天下奇才都会来投奔你的。这一次贯休机运好了，王建大为赏识，“礼待膝之前席，过秦主待道安之礼，逾赵王迎图澄之仪，特修禅寺，恳请主持，寻赐号曰‘禅月大师’，曲加存恤，优异殊常”。道安和图澄是东晋十六国时候有名的高僧，前秦苻坚曾将道安迎居都长安五重寺。图澄曾经跟随石勒征伐，言胜负凶吉辄中，勒僭称皇帝后，对图澄弥笃，事必谘而后行，号曰大和尚。王建对待贯休，比他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再看蜀国加给他的好几个大师的头衔，贯休的隆遇也就可想而知了：

大蜀国龙楼待诏明因辩果功德大师，禅驎殿首座引驾内供奉讲唱大师，道门子使选炼校授文章应制大师，两街僧录封司空太仆卿云南八国镇国大师，左右街龙华道场对

御讲赞大师，兼禅月大师，食邑八千户赐紫大沙门。

荣誉对贯休说恐怕也是个大包袱，起码他写诗就不免言不由衷。我们看了他那些献给大蜀皇帝的颂歌，实在令人厌气，有些话完全是昧着良心讲的。如在《大蜀皇帝寿春节进尧舜颂》、《大蜀高祖潜龙日献陈情偈颂》、《大蜀皇帝潜龙日述圣德诗》等诗中，简直把王建比作尧舜的再生，百姓尽是安居乐业，丰衣足食，把蜀国说成是人间乐园，几乎就是极乐世界，当然，王建也就成了现世活佛！

请看：享国如尧，皇皇大舜，合尧玄德，四德炎炎，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 闻蜀风景，地宁得一，富人侯王，旦爽摩诘。 声教无为日，山呼万岁声，隆隆如谷响，合合似雷鸣。 家家锦绣香醪熟，处处笙歌乳燕飞，为报蜀皇勤祷祝，圣明天子古今稀。能当浊世为清世，始见君心是佛心。 扶持社稷似齐桓，百万雄师贵可观，堪羨蜀民恒有福，太平时节一般般。

同时献诗的蜀御史大夫冯涓就比较率直，他看到天复时，两川赋重，人多嗷嗷不敢发，所以在《生日颂》“先述功德，继言生民重征之苦”。王建看了也不得不愧谢说：“如君忠谏，功业何忧！”难怪骂佛者皆说，他们是“口虽说空，行在有中”了，贯休的这些献诗，不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。

贯休用颂诗这块敲门砖，总算敲开了蜀宫之大门，礼为上宾，赐予隆位。本来，作为一个出世的高僧，不必再去钻营拍马，何必用自己的诗，去污染自己的灵魂！原来，在封建时代，那出家的，也如那做官的，同样是“争名夺利，奔走钻营，并不比庸俗人看空一切”（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）。贯休的思想逃不脱那个时代的圈子，否则，他也许成为释门的圣人了。公允的评

判，不能不看到他也写了不少具有现实主义的诗歌，表达了他善良的愿望，对人世间的不平与苦难，唱出了一些动人的曲调。虽说出家，仍有一颗火热的心。

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永平二年(九一二)，有一天，贯休忽然召弟子昙域到自己的跟前，嘱咐说：“古人有言曰：地为床兮天为盖，物何小兮物何大，苟愜心兮自忻泰，声与名兮何足赖。吾之住世，亦何久耶。然吾启首足，曾无愧心，汝等以吾平生，事之以俭，可于王城外，藉之以草，覆之以纸而藏之，慎勿动众而厚葬焉。”语毕，掩然绝息。噩耗传出后，在城士庶无不悲伤，王建也深感哀痛，按贯休生前的遗愿，于次年(九一三)三月十七日以薄葬之礼，在成都北门外十余里的“白莲之塔”将他安葬了。按《唐才子传》记载，地点讲的很具体，说是“敕塔葬丈人山青城峰下”。这是说葬在今灌县城西南三十华里的青城山下。青城山是所谓“天下第五名山”，杜甫有《丈人山》诗：“自为青城客，不唾青城地。为爱丈人山，丹梯近幽意。”写出了对此山流连忘返的心情。与贯休同时在王建那里从事宗教活动的杜光庭也曾隐居于此。杜的《广成集》中收有不少在青城山丈人观祈祷的醮词。贯休葬在这里完全是可能的。只可惜，沧海桑田，世事维艰，如今那白莲塔的遗址究竟在何处，已没有一点踪影可以寻找了。

以上是贯休一生大概的活动情况，我们从他的诗作中还可以了解到他在江、浙、赣、湘、鄂、蜀等地游过不少名山古刹。如在《鄱阳道中作》中写道：“鄱阳古岸边，无一树无蝉。路转他山大，砧驱乡思偏。湖平帆尽落，天淡月初圆。何事尧云下，干戈满许田。”这是个盛夏时节，蝉鸣树巅，砧声阵传，乡思绵绵。眼前只见湖平帆落，圆月初升，是多么诱人的景色。但是忽然

一转入悲调，同是一个尧时天，为什么当今就干戈不息，生灵荼炭！又如《经吴宫》写道：“夫差昏暗霸图倾，千古凄凉地不灵。妖艳恩余宫露浊，忠臣心苦海山青。萧寺陵隄侵寒水，仿佛楼台出杳冥。此是前车况非远，六朝何更不惺惺。”诗中对吴王之昏庸，伍员之忠烈，六朝为什么不接受夫差覆灭的教训感慨了一番。又《晚泊湘江作》云：“烟浪濛秋色，高吟似有邻。一轮湘渚月，万古独醒人。岸湿穿花远，风香禱庙频。只应谀佞者，到此不伤神。”诗中寄托了对屈原的怀念，只有那些阿谀奸佞之辈，到这里才无动于衷呢。在襄阳作《经孟浩然鹿门旧居》云：“孟子终焉处，游人得工遇。桥深黄犢（音由，猴属）小，地缓白云多。孔圣嗟大谬，玄宗争奈何<sup>①</sup>。空余岷山色，千古共嵯峨。”孟浩然是襄阳人，与王维同时，少好节义，诗工五言，隐鹿门山，虽才名日高，而终身白衣，李白曾作《赠孟浩然》诗，倾吐对他的仰慕之情，诗云：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徙此挹清芬。”王维也曾画孟浩然像于郢州，称“浩然亭”。贯休也是出于同一种心情，特地来到这里谒墓，谁知到此一看，却是“冢穴应藏虎，荒碑只见苔”的一片凄凉的景象，不禁发出“花落谷莺啼，精灵安在哉”的嗟叹。此外，贯休的罗汉赞中有“雁荡经行云漠漠，龙湫宴坐雨濛濛”之句，雁荡山的龙湫、经行台、宴坐峰皆以休得名。可见贯休跑的地方是不少的。

---

① 王维待诏金銮，一旦秋，私邀入，商较风雅，俄报玄宗临幸，浩然错愕，伏匿床下。维不敢隐，因奏闻，帝喜曰：“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。”诏出再拜。帝问曰：“卿将诗来邪？”对曰：“偶不赆。”即令吟近作，诵至“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”之句，帝慨曰：“卿不求仕，朕何尝弃卿，奈何诬我。”因放还南山。

贯休一生的行迹，大体如上所述。还有必要说几句，对这样一位闻名于时的诗僧，东奔西走，到处投诗，有逢迎权贵之嫌，岂不与理难合？如果了解了他的性格，对他的行动，也许可以得到解释。

据《十国春秋》载，贯休长得个子不高，而且肥胖，性子落落不拘小节。《五代史补》说：“贯休有机辨，临事制度，众人未有出其右者。”常常在大街上徒步行走时大嚼其果子，随便得很。又说，他初到成都时，有一天去看韦庄，适逢冯涓也来了，“遂为相见，欣然抚手曰：我与尔叔有分”。冯涓这时候已经是王建手下的大官了，听到贯休这种大口气怎么受得了，就拂袖而去。以后二人会面，冯涓再也不理他了。贯休却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毫不在乎，还向别人说：“我得得和尚，为渠入蜀，何意见怪！”又有一次与杜光庭并辔道中，忽然贯休的马颠仆坠粪，杜光庭戏弄他，连呼：“大师，大师，数珠落地。”贯休却从容回答说：“非数珠，盖大还丹耳。”杜光庭有惭色。所谓大还丹，是指道教的炼丹而言。杜光庭用佛教徒数珠（也叫念珠）落地来讽讥贯休，贯休则以还丹（即丹砂）还击，可见其机辨与诙谐了。



## 二 艺 术

### (一) 诗

贯休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画罗汉固然载入史册，而其诗与书法亦负盛名。他的诗集名《禅月集》，在五代就已刻印行世，这在早期的出版史上还是屈指可数的。四川是最早的刻书中心，五代承唐末的风气，印刷业更为普及，贯休死后不久，其弟子四川僧人昙域就在成都刻印了他的诗集，当时书名叫《西岳集》，时间是乾德五年（九二三）。到了宋代嘉熙四年（一二四〇），书已难得，贯休出家的和安寺，主持者僧可灿为了光耀门庭，又重刻过这部诗集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曾缩印武昌徐氏藏影宋钞本；《丛书集成》则据《金华丛书》本排印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说：“原书三十卷，今佚其文集五卷，惟诗集存。”《全唐诗》贯休传也说：“其全集三十卷，已亡。……胡（震亨）存诗仅三卷，今编十二卷。”总之，贯休是著名的诗僧，在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位。

对他的诗古今是怎样评价的？可能由于欣赏的角度不同而各夸大其一端。这也无妨，这里就客观介绍出来，然后选几首诗，让读者自己作出评论吧。

生平事略中曾经提到过，贯休十五、六岁时就已“诗名益著，远近皆闻”。有关贯休传记，诗集序言有各种说法，有的说他“工为诗歌，多警句，脍炙人口”，有的说，“诗亦奇险”，或“诗